



**編輯者**：筆陣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  
**印刷者**：西日報印刷部  
**代售**：本外埠各書店  
**通訊處**：成都布後街志誠中學內第九號室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 談談：當前的「國文教師」

張輝

不久以前，曾經有幾位先生們對於「中等學校國文教材問題」作過一番熱烈的討論，（談「復古」的）在此例）其中有許多寶貴的意見，很是令我們欽佩；不過，還有使人不能不以為遺憾的：似乎還少有人注意到「改良國文教師」的問題。筆者是一個中學生，情願關係着自己切身利害，所以不願緘默，在此舉發抒一點淺見，以資引起，教者的留意，且供中學朋友們的參考。

依照我的意見，「改良教師」比「改良教材」還要經常來得急要，因為教師的不良和腐化結果，直接可以使學生受到同樣惡劣的影響。而比一切都要來得深刻；有時，縱使有了很好的教材，「他們」也不能教出新的意義。所以我本文的主旨是：「改良國文教師」。

我度完了五年的中學生活，漸漸和認識了半打以上的國文教師，雖然教師們對於我的情感其實都是極好的，然而我一想起來，總不忘記對他們施予以最無情的毒罵，總不忘記對他們加諸以「誤人」「誤己」「誤社會」「誤國家」的罪名；假如我不是自覺，能自教，則我所受到的毒害，將不知深到如何的程度。這說在這里這類的文章嗎？恐怕早已被對峙的惡魔所吞噬了呢！

然而成都市還有這許多可憐的朋友們，正沉迷在「古香古色」的幽夢里，嚼着「歷史百家雜鈔」和「古文辭類纂」一類的東西呀！誠如丁島先生在筆陣第六期「古香與古字」一文里所說：「這真是件駭人所聞的『奇蹟』！」試想想：在成都市七十多個中等學

校中，能有幾位不是被「復古」的氣團所籠罩着的呢？「古文辭止」，「古文辭類纂」，「七書考」，「經史百家雜鈔」，「尤選考」；某某歷史悠久的獨立初中，公然用論語作為教本，大講而特講其「古先聖王」之道。——據說那位國文教師是自命為孔學專家的。還有某某著名的私立高中，竟敢用「左傳」作為高中三年國文教材的唯一讀物，大論而特論其「左氏筆法」之「精」。——據說那位國文教師是某經師的大門徒。自然，這種現象的存在，如果是僅在一兩千年以前，我們還不敢分否定；但最不幸的，時間是抗戰的今日，中華民族正開展着一個驚動的富有神聖的歷史意義的偉大戰爭，我們還大後方！中國的安得拉還在緊緊地向青年學生們灌輸準漢奸的理論，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 第十一期目錄

- 談談：當前的國文教師……張輝
- 李文蔚駁擊的本領……曹村
- 到：泥土噴發着香氣的時候……水草
- 「悼亡集」與記……陶謙
- 「筆陣」徵稿啓
- 雇工……火心
-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徵文展期通告

每份定價四分



# 李文蔚的襲擊本領……

豐村

李文蔚是新到團訓練的公役兵。

他到團後不到一個月，可是，給了團長，甚至於連下每個見過他的同志一個深刻的印象，這是因為他有着叫人不能忘記的一幅奇特面孔。他的這幅奇特面孔的構成，是這樣的：一張灰黑的臉皮緊緊的包在灰板形的骨上，一雙圓迷的眼睛，從眼縫里時常露出笑意。鼻樑是分外的高，鼻毛從鼻孔里硬直的伸出來將鼻孔形成個深黑的洞。一排顆大的上牙，永遠不被非薄的嘴皮所包裹，而且，他那碩大的後腦袋，時常叫人感覺跟他的臉是不相稱的。

他是整頓人，但他却生着一幅南方人的矮小身軀他不愛說話，他整天沈默着。不管同志們給他說怎樣的話，開怎樣的玩笑，就是罵他幾句，他至多「嘿嘿」的笑笑而已。因之，他有一個「憨狗熊」的綽號。同志們都以為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傢伙，誰也沒有把他看做眼裏。

「你這傻瓜！」  
「你這傻瓜！」  
「你這人有鳥用處呢？」  
同志們每每打趣的問他。但他像往常一樣總不會回答一句似乎那嘿嘿的

一笑就是回罵一樣，他不以為是恥辱。

同志們也好像是緊緊的抓住了這一點，打趣，開玩笑，嘲罵，解悶氣……就十分自然的到了李文蔚。然而，誰也沒有想到他會有一手神奇的本領！它殺鬼子兵却是條好漢，却有一把巧妙的武器！

在平常他總是整洋洋的優遊優氣的家伙，然而，一到臨陣，一到聽見鬼子兵，他是那樣無比的勇敢，無比的堅決。鬼子兵在他眼裏，也不過像一個炸裂的利害。鬼子兵和他作對頭就像小孩子玩泥人一般「隨便怎樣就怎樣」他可沒有把鬼子兵掛在心上。

「鬼子兵嗎？嘿嘿！我！見過……」  
他的親敵本領在折口就已顯現着了。那是一場血肉肉肉肉爭啊。二十幾天的血肉抵抗，寫下了一部抗戰的光榮史詩！這是不屈的鬥，誰它永遠，永遠的光榮着吧……

在折口，在靈山右翼，李文蔚是雄雞的十五軍健兒中的一個，他們那強勁的守衛着陣地。他們唯一的武器是勇敢和堅決，他們的槍是破爛的，槍口是那樣的老大，而且沒有刺刀。和敵人肉搏戰

，也只靠着槍柄，拳頭和石子。因之，同志們叫：

「多發給我們手榴彈吧！我願意不拿槍。」

「我情願只拿一把大刀！」  
但李文蔚不這樣請求。他雖然也是一支沒有刺刀的破槍，可是，他知道這也是殺死敵人的武器啊。憑這，就可以殺退鬼子兵。他從不冤枉一個子彈，槍，雖然不好，但，除了敵人接近時，也很少用砲。他的結論是：槍不還打，不能亂放，一個子彈打倒一個鬼子兵。

「嘿嘿破槍也是一樣的打死敵人呀！」  
他有着很多種殺敵的方法，其中頂拿手的是他執擊敵人。他常常從陣地的一邊偷偷的繞到敵方陣地在石頭的一邊等候了敵人的前鋒，那時就是他襲擊的好機會，就這樣，他可以很老實的打敵人的屁股。然而，頂大的危險是槍機，他不能很快的拉開槍機，馬上送上一顆子彈，打他他必須休息一個時間，槍機不能讓他如意的打死敵人。於是他的娘娘的：

「這娘娘的……」  
他氣憤，他也着急，他心裡盤算着：槍機使我少打死鬼子兵麼？槍機使我少死鬼子兵麼？  
他不服氣。他急急的向班長請求：  
「班長！請給我發支好槍吧！」

班長用銳利的眼光看着他，沒有理會似的。他心里想：你這個憨狗熊，你有啥用處呢？

好，我叫敵人送給新槍吧，我叫敵人送給新槍吧！」

這是折口最後一次的戰鬥了。  
十月的夜是凄冷的。寒風稀落地似乎發了顫抖，月，在炮火的烽烟里模糊了有氣沒力的掛在天的一角。天是那樣昏暗，風是凄冷而單調，從峰梢，夾着，亂石堆里，無情的吹在疲困的戰士的身上又……的吹到夜的盡頭……

「第一場血肉的戰鬥剛剛過去。接了是第二次，第三次……」  
戰場上充滿了火藥的氣息。漫空中飛着炮烟和砲灰，而且加雜着黃沙和煤沫的飛旋，在這昏暗的月里陣陣的飄忽，遊動……堆在戰士的灰色身軀上。戰場里堆滿了不完整的屍體，有的沒有了頭部，身體不象氣體的規則的躺着，有的丟掉了四肢，光禿的身軀像溺死在泥水里的驢羊，有的炸成了肚皮，腸胃腸胃不可勝收的露出，腸胃腸腸堆在紅的一邊。誰在倒下，一塊肉或一塊骨和殘破的肢體。……這是肉血的長城啊，這是我們勝利的路！死難的戰士建起了這條的階梯……

敵人的殘屍在折口，像散也似的形勢着散佈。他們沒空軍也沒有預備

敵，他們一個敵十或三個或四個戰士使用。然而，他們有着堅強的心，用心和勇氣抵抗着，抵抗着。

眼看就是黎明。曉風吹清戰場的火藥氣息，天際清冷而高大，矗立在高空的角寨懸掛着。天板變成了經常一樣的蔚藍色，是那樣的悠遠，深遂。就是生活在底堆里的戰士們，也感到了一種舒適。大地也恢復了它的疲勞。

就在這時候，敵人又開始了新的進攻。……

李文蔚驕傲的跑到那位班長的跟前

「班長，給我一支機槍吧！」

「你——你會用嗎？」

班長很慎的睜眼，馬上又掉轉頭去。班長沒有功夫跟「惹狗熊」打交道的，他注意着敵人的來路。

李文蔚心里急得火跳。他死命的請示：

「班長，給我一支機槍吧，我會使用，我——」

班長想，這個惹狗熊！這傻瓜！你沒有使用的資格呀！

「好。你拿去吧！人死了也不能丟掉機槍。」

「是，是的！班長。」

他頓時高興了。他想：這這怕小羊都不吃麥苗嗎？他盡說着幾乎要跳起來。

來。

「噢，這這怕不掉了鬼子兵？」

他內心里叫着暗語的跑到一個山坡上，他預備了兩箱手榴彈——這鬼子兵的死對頭啊，憑這，就轟擊了懸山陣地的銅鑼鑼隊！憑這他擊退了鬼子兵的進攻。他雄偉的守衛了陣地，一直到撤退後的一小時。

他十分沈着，他觀察、測量、甚至於幾十米遠他都不動彈等他動手時，那衝來的鬼子兵，就像一捆木棒從山坡上滾下似的，不會有一個再會爬上來。這種會高興得跳起來。

「噢，這這才是精運才是笨得沒用的傢伙！」

敵人像羣的羊，陣陣的向我們的陣地衝過來。那是八個敵人一直向李文蔚衝去。他是那樣的沈着；先把手榴彈的保險蓋扭開，丟在順手的一邊。然後緊握住機槍，鋼骨鐵實的粘在槍柄，慢慢的將槍口移向下方，一陣格格格，他才鬆口氣，再伸出頭去，輕輕向下一敲心里叫着：

「你們滾回家去吧！噢，噢！」

那羣羊，像被踏落的亂石塊，沈重的滾到溝里，或者石頭的夾縫里去。

那個沒有被打落的鬼子兵死死的伏着在荆棘的叢里，担心的送了那些死屍一眼，再也不敢動彈，伏着，伏着。樣

是肥大的野鬼，兩眼目不收斂的放著光，釘視住李文蔚的陣地。李文蔚順手抓過來兩顆手榴彈，保險繩緊緊繫在手裏，他從石縫和亂草的縫隙里爬到左右方，他突然跳起來，猛力把手榴彈丟過去，心里恨恨的罵着：

「這該死的鬼子！滾您滾滾中吧！」

那兩顆鬼子兵動都沒動一動，肉皮就被炸得開了花。

接着，又是一羣鬼子兵的衝鋒。李文蔚有了手榴彈，也用完了子彈，然而，他依然是十分沈着，他用石塊抵抗着。他想：

「我這鬼子這這塔勒！」

從那時起，我們就隔絕了！「惹狗熊」的名字也就消滅在這個戰團以及這個戰團的撤退裏。我們只在記憶裏存留着他那個並不惹人的影子。因之，有些同志不時提起：

「惹狗熊危險囉！」

「那傻瓜！該死鬼！」

「那傻瓜，一定被活捉！」

「夾板臉嗎？噢……」

然而，他于十一月間情七的到了政治部；這是整整一年的時光啊。他消瘦了！他頭髮長長的，鬚骨特別突出來了，嘴皮上也稀稀的生了黃土色的鬍鬚（接下第七面）

## 到：泥土噴發着香氣的時候

水草干

金黃谷子，滿在稻田  
那些白下巴黃衣農的  
麻雀子，也喧嚷在稻田  
在陽光裏

七月的風颯來颯去  
好似無家可歸的流浪汗  
大雨後，那黧黃的泥土  
正噴發着農人的氣息

我提着一支煙籠  
（還是他在去年  
種下了小春種的）  
籃裏放了半罐油四兩鹽  
我慢慢的走回家去

在市集裏  
二婆婆感緊眉頭  
抱着一捆待售的蘿  
筐着農

關着眼角的皺紋  
像似流着淚  
她離開我，她說：

「我這他早點回來！」  
我却輕輕地爲她抽去了  
她背上的塵灰

# 「悼亡集」題記

周鼎

當我寫作這里所收的五個短篇時，我正走在人生旅途最快樂的一段途程上。是去年仲夏之夜，三妹偕同我打從萬里外的上海，轉赴香港，經過那時日夜在轟炸中的粵漢路，在漢口打了一尖，接著又長途旅行到了重慶，最後在八月的彩雲間飛了一小時到達成都，我們熱烈而平靜的共同生活便開始了。

在這夢想中的生活開始之初，因為過分的珍愛和期望，我們兩個的一舉一措是都有一些優氣和壓氣的。購買家庭用具，床被枕褥樣樣成對作雙；杯盤碗盞件件要求吉祥如意；甚至一些廚房裏打粗用的醬油油瓶，我們都沒有買過一只獨零的。結婚那天，張開繁密的禮帖，我們選擇再三，結果選中了一個「榮華」。

然而儘管這樣，我們那時却並沒有忘記我們是生活在一個非常的大時代裏。婚後的第八天，突然依依戀戀的離情別緒被起的觸發，我們熱烈地握了握手，我便毅然出沒工作了。我的工作地點是重慶機場，每個星期只能「外宿」兩次，雖然新婚之初在人情上長官允許我以各種理由請假每周多出來一次，然而我的新婚初了還恩惠却仍然是一個星期要回重慶兩回整天的！

妻不過是年紀剛交二十歲的一個少女。沒有離開過家，沒有做過家。如今生活環境一下子突變到這樣，如像離層的外家被拋進山谷裏，寂寞的痛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雖然她從未向我這樣表白過。）當時，我用一些不大流利的詞令安慰著她，有時也會顯出一兩個比較能夠實際一點的減少痛苦的辦法提供給她。

「三妹，我們不難見面的日子，彼此互相默念罷。面面相對，觸目驚天；其太陽的時候我們請願太陽，沒有太陽的日子我們用目光攬定同一塊最美麗或最奇詭的雲彩。打從九鐘我散值時起，直到八點鐘天黑時止。你有高闊飛翔的翅膀，我有廣漠空廓的飛機牧場。口裏輕輕地喊，輕輕地喊：真！雄！……」

聽著我的話，妻沈吟了一會，便溫柔地抓住了我的手：「不，不要因了我忘記你的事業前途，用這公餘的時間繼續努力你的創作，是我最切望得之於的慰藉。」

接著是異常而滿有深意的一個圖章。

我感動得快要流淚了。我興奮得很不馬上就拿起來。

於是從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每個星期不得回家的日子，一入黃昏我便

伏到昏黃的煤油燈下，開始揮動起我的墨水筆來。這里所收的五個短篇，如其他十幾篇散碎發表的長短文字，什九便都是這時期煤油燈下的作品。每當寫作過久，精神疲憊困難纏繞時，我便倚在椅靠背上放出一個長大的呵欠，讓腦筋休息一下，閉上眼想一想要的情影，張開口喊兩聲妻的名字，精神立刻便恢復了。

文章寫好，接著便拿回家去請妻抄。戰時的交通印刷太不方便了。一篇稿子寄出去隔三個月竟不出來是常有的事。在這延遲期中，如其有其他的編者願在短期間內予以刊出，我常時就重抄一份發給這後一編者。因此，同一份稿子累妻複抄到三篇之多的，幾於篇篇皆然。當的抱者愧疚向她致謝時，她的答復却是：

「我現在也開辦民族，為抗戰鼓了一點力量了。」

是的，妻是一個很平常的女子，在這大時代裏，她沒有扣槍上過前線，也沒有參加過什麼救亡活動，（雖然在二十六年京滬危急時，她在江北一個縣分指揮過醫藥救護事宜，）甚至連她良人所做的那樣「空空洞洞」的文字宣傳工作，她也沒有做過。

可是在她正轉的意識裏，她卻從未把文字宣傳工作看成一文不值；相反的

七月的晴夜

也迴盪着滿天蜻蜓

金鐐子在城牆上

隨風舞中

吟唱著頌人的歌

獨輪車載著旅人

序序「從身邊迴來過去

雄鷄啼鳴着……

那第一聲的放聲

輕輕紙在那山前的竹林

我低聲低語過了一列低矮的屋脊

開了窗門上的鎖

我踏進了門限

我的兒！安交啊

全哭哭了啼啼

這一條失掉水的魚似的

掙扎在羅網裏

我抱死他，

在這黑暗時

充滿着霧氣的屋子裏

稀稀稀去

我習慣了孤獨的睡眠

我愛從那地方的窗孔裏

看那零落的屋簷

我每天必須關好了那窗簾

把階沿邊的鋤頭也裝帶進來





去年，我開始寫作這里所收的五個短篇時，我正走在人生旅途最快樂的一段路程上。然而這快樂只保持了極短的一年，如今我却要拿這在快樂孕育出來的五篇作品來悼念我的亡人了！

妻去了。我痛哭，我哀號，然而我永遠不沮喪，懷念着亡妻，或要格外努力我的事業，格外努力我的創作，因為那是妻日夕對我切望着的。

妻去了。可是她只離去了我的眼前，她却永久生活在我的心底。

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此白話第四圖李文蔚與李的本領）

因為他最後一個退出陣地，被□□師抓去做了運下的伙夫。他以為這是他一個軍辱，他發煩着。

「報告特務長！給我被一個弟兄的名字罷！」

特務長冷眼睜着他，打趣似的說：「你會用槍嗎？你不害怕日本鬼子嗎？」

「我會，保險……」

「哈哈！好，你等着罷，哈哈。」

李文蔚真是有些個難受，也有些忿怒。伏天的話真不是我所願意聽的，我不能找日本兵麼？不要太陽晒了人！找有殺鬼了兵的整勤。然而，他必須等着

，好像被鬼了兵沒有他的頭份，連第二份也難抓到手似的，他憤恨的罵：

「殺鬼子兵還分什麼人哪？還要資格嗎？」

但是，他等着，他以投大的希望與最大的忍耐等着。——這就整整一年了！

他沒有個做弟兄的機會，他決斷的向特務長要求：

「報告特務長！能不能調我到班下去？」

「當兵麼？哈哈，你——」

「我不幹，我要請假！」

「你那裏去？」

「我當兵，我當兵去呀！」

「當兵？哈哈，你不看看你那個樣子，好的小仗多的很囉！」

「別管樣子，非當兵殺鬼子不高興。」

「哈哈，哈哈！」

之後，他到了政治部，又抄分撥到團訓練了。

在團裏，他依然是沈默，不說話。再加上他那幅令人一見就不能忘記的奇特面孔，成了團裏一個頂頂靈敏的人物。誰都認得那個木板臉，不吐不喝的寒家伙——李文蔚。

特別是在南橋野夜襲以後，像更增加了他的威嚴似的，他的名字深記在連下每個士兵同志的腦海裏。而且，同志

們對他的輕視，侮蔑，嘲笑，熱罵……也因為這次的襲擊變成了嚴肅，敬仰！不是打趣，不是冷風，熱嘲而是敬重，肅心……

「李文蔚勇敢！」

「李文蔚的本領真不錯！」

「我願感有李文蔚那股熱勁。」

南橋野的夜襲，實在表現了李文蔚超人的襲擊本領。

（未完）



殺 害  
—— 朝 開 作 ——

雖然我如今看不懂一個字體，但我覺得這幅畫裏有一種力量，一種力量，一種力量……

# 雇工 火心

播種，收穫，  
不管寒暑都立在田土上，

終日勞作：

我們拿得錢還養不活我們的兒女。

憂和愁緊迫著我們，

人們都把我们當作機器。

我們雇工，

工作了幾十年還是穿那件臭汗的破衣。

我們雇工。

祇能默默的爲人們生產，

還要留心着老板，

怕我們失業更不讓生活下去。

忍受着這痛苦，

我們全無一點兒歡樂。

我們工作着

總要在別的事中討生活。

工作，工作，

我們更加窮了……

生活的鞭子加緊地打在我們身上。

一九三九，九月作在隆昌

##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徵文展期通告

一，徵文，萬字以上創作小說，中選者一稿由本會組織專門委員會評選決定。

一，題材限於：(一)前線的戰國情勢，或(二)淪陷區域的生活動態，或(三)後方生產建設的進展過程。

一，中選者受獎金一千元。

一，收稿期二十九年底截止，送交或郵寄重慶郵箱六三號，外地寄稿以發件郵章日期爲憑。

一，評選決定後，除專函通知中選者外，另再登報通告，可能時並舉行獎儀式，期限至遲不能在明年五月一日以後。

一，此次徵文，爲本會受貴陽中央日報社，宜昌武漢日報社之託，獎金由兩社捐出，但評選責任完全在本會。

二，中選作品，除獎金外，版權仍爲作者所有，但貴陽中央日報，宜昌武漢日報有優先發表權，另送譯表費，每月月終付。

三，評選決定發表時，貴陽中央日報，宜昌武漢日報同時連載，連載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以上，連載完畢後，作者即可用單行本發賣，但得在封面上，封面紙上注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選定作品」字樣。並得贈送本會及兩報社共一百部。

四，如中選者以後，另有優秀作品，本會當設法表彰，幫助作者出版。

五，投稿者須另紙寫明姓名，發表時用筆名，可靠的通信處，作品題名，及簡單的寫作經過附在文稿前面同時寄來，不得把姓名寫在文稿任何部分上面。

六，郵寄稿紙上須註明「應徵小說」字樣。

七，戰時交通困難，後方也不免受空襲的危險，作者須另留底稿，郵寄時且須掛號。

八，收到文稿後不發回信，但落選的作品當分別寄還作者。

說明

一，此次徵文，爲本會受貴陽中央日報社，宜昌武漢日報社之託，獎金由兩社捐出，但評選責任完全在本會。

二，中選作品，除獎金外，版權仍爲作者所有，但貴陽中央日報，宜昌武漢日報有優先發表權，另送譯表費，每月月終付。

三，評選決定發表時，貴陽中央日報，宜昌武漢日報同時連載，連載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以上，連載完畢後，作者即可用單行本發賣，但得在封面上，封面紙上注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選定作品」字樣。並得贈送本會及兩報社共一百部。

四，如中選者以後，另有優秀作品，本會當設法表彰，幫助作者出版。

五，投稿者須另紙寫明姓名，發表時用筆名，可靠的通信處，作品題名，及簡單的寫作經過附在文稿前面同時寄來，不得把姓名寫在文稿任何部分上面。

六，郵寄稿紙上須註明「應徵小說」字樣。

七，戰時交通困難，後方也不免受空襲的危險，作者須另留底稿，郵寄時且須掛號。

八，收到文稿後不發回信，但落選的作品當分別寄還作者。

說明

一，此次徵文，爲本會受貴陽中央日報社，宜昌武漢日報社之託，獎金由兩社捐出，但評選責任完全在本會。

在春風蕩漾的三月  
我會呆坐這一籃  
金黃色的玉麥穗子  
而他們却來了  
荷着鐵錘  
也荷着釘子  
這帶一棟紅眼睛的龐大的水牛  
他們說：我家裏有人「出征」——補  
人操種  
他們要來「代耕」  
一犁犁  
把土翻轉了身  
小把鐵錘在泥塊上跳來跳去  
發出強烈的香氣  
我懶懶地坐在泥塊上的  
呻吟着：我不知唱了些什麼——  
這道香甜的滋味  
你聽！

二、這道忽然在對面山頭呼着喚；  
你聽今年的玉麥多好啊！  
這簡直是「估呵」！  
我先用笑和點點點點地歡快了！  
可是我沒問她：  
「你還想不想兒子早點回來？」  
我只說：  
「可不是麼，  
這要來幫我們收割！」

我踏着溪小的田畦  
讓腳皮的豆葉們攔着我的褲管  
我聽見了麥芒的哭聲  
也又想起了那夢裏，兒說的話，  
「長呵！長！小傢伙，  
長大了和爸爸一齊打東洋！」  
一九三九年九月